

新刊國朝二百名家名賢文粹

四十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集卷第二百五

記

寺觀記二



成都天寧寺轉輪藏記 庵峰居士

有居士者家住庵峰信脚閑行五湖四海作家相見不免葛藤
且道葛藤還有過否靈山古佛四十九年說偈說經如瓶注水
少林老子面壁無言隻履西歸一籌不獲方諸饒舌互立門庭
殃及兒孫到今未了庵峰个裏一味葛藤不是瞿曇不非達磨
有人透得許汝同來若也無人歸堂打睡有善知識号元靜師
聞居士言特伸一問事無一向古語有之從上老人隨緣出世
幸揚提倡豈得已乎不得已中無非三昧我所住剎賜榜天寧
祝我聖人億萬歲壽凡我佛事種種莊嚴其取莊嚴有大輪藏
是輪藏者誰如圖之曰純曰師實王莫事守耳惟選暨彼宗化
為白出力鳩構滋辨迨範與勤閱三住持藏則成就如地中湧

鑄鑿鑿絢匪全則碧海神四旋天人挾持黃卷赤軸函帙麗好
吹大法螺擊大法鼓頌音琅琅作薄伽梵于時巨輪其運如風
蜀清信衆若稚若艾或合其爪亦或胡跪歡喜踴躍歡喜希有
我所住剎有是勝緣居士云何不宣此義士則語靜其諦聽之
我於過去無數劫中有一比丘問轉法輪我於尔時畫一圓相
比丘擬議以杖趁之目瞪口呆轉法輪竟若圓相是安用藏為
若輪藏非止搭板漢然雖若是我且置之隨喜結緣為藏作記
願此輪藏常轉不停如天健行日月以照佛秘密語亦復如是
以如是故獲大饒益上讚君父願我君父与天齊休如日之外
如月之常如西方佛其壽无量靜從坐起曰未曾有公作是言
契我佛旨崇寧乙酉斯藏圓滿政和辛卯乃克論以時節因緣
何可思議請錄公語歸而列之政和元年十月十日庵峰居士
吳拭撰

永福禪寺記

玄室先生

牛頭山三大寺宅其中其上曰廣化其麓曰天寧羅漢皆禪坊也獨永福為院二十有三祇子律居其來久矣雖隔如蜂房放紛如蟻聚賢麗種濁如闐闐大不稱僊釋經行燕坐之所有大長者曰宇文公右丞適臨此邦因公老之言上章得請華而為禪又命大法師曰惠迁主之夷拓隘陋翦勸荒穢纒幾年寺之成者十四五矣時其在幕寮又十年以憲即再來寺之成者十七八矣獨寺門當蓮慈氏樓閣經營鳩集既已權輿而惠迁化去了文繼之合火收燼數年之間一文幸而就於是崇樓傑觀間見層出金碧丹雘照映崑崙佛事殊勝歎讚希有閱三十年而寺大成遂為西南之冠焉乎盛哉惟潼川山自甘泉長平北走而西屹為一峯是為牛頭若飛而來前而卻距城西譙門才數十步峭拔森巖超出塵表豈華嚴經所載華陽國土諸菩薩衆於中止住者幾是乎田梁以來靈光瑞應隨感昭答播諸傳聞灼然不認而永福一寺歷千百載始得合為淨刹夫豈有所待耶

抑聞之混淪肇判乃有此道乾坤莫位便有此山佛之道與吾儒之道同佛之教與吾儒之教異其茶所譯與周易論語諸書所載意義時有暗合處周孔聖賢果有以異乎抑无以異也獨其流自為門戶如水炭如水火黨同伐異不勝其紛然矣曷不觀梁武帝崇奉佛教捨身為奴今古无有而佛之道初不加益唐武宗毀經書壞佛寺復僧尼為民而佛之道亦不加損道且吾而獨存者也其教之行否則繫乎時閔乎數有主之者存焉今牛頭聖賢之居靈異如是而永福乃湮鬱泯沒於千年之前而光明渙散於百代之後道有顯晦廢興隨之故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蓋歎之也了文以其三至此邦親見始末龍石求記故備及之寺始闢于建炎庚戌成於紹興壬午宇文名粹中字仲達惠遷邑人也隆興二年甲申五月朔旦端明殿大率士左中大夫知潼川軍府提舉學事兼管内勸農使提舉潼川府果渠州懷安廣安軍巡檢兵甲盜賊公事彭山

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實封二百戶楊其記

台州金像寺經藏記

定庵居士

堯舜三代之世未始有佛當是時也黎民於變比屋可封鬼豈知好德游女无犯礼四十余年刑措不用所謂五戒十善蓋人皆然尚何待佛言耶叔世道衰薄風彫喪出虫橫目弃性命真情遂死生大幻幸心動意作衆惡業貪嗔邪僻凶險毒詎非唯道德礼義難以教詔雖刑罰亦不能禁矣由是佛法自漢明時始入中國觀其圓融妙理真會真如不即不離非空非有固非世俗所易曉了至於論无常苦空不靜則能使人入生厭離心論因果報應三塗八難冤對仇讎則能使人入生恐怖心論諸佛菩薩清淨涅槃安樂世界則能使人入生向慕心開方便門示真實相譬喻言詞種種因緣无非引導群生出於迷塗故雖頑且悍暴之徒與婦人女子最難化者一聞是說莫不變心易慮改惡從善况其易化者乎由是以言佛之有益於後世多矣雖

二百廿五

三

然摩騰法立初來教法甚微至晉宋齊梁隋唐間傳譯稍多故經律論等有五千四十八卷部帙浩繁為其徒者沒世窮年尚不能周覽編觀俗人固可知矣其間有曹然不辨字畫不曉義理必欲責其一讀誦受持不可得於是異人閔然創輪藏法肇自雙林稍及諸處為圓屋八面用五百餘函分置諸經運之以輪俾一切人等但能發心施財於剎那間周旋三匝則與披閱一大藏真詮等無有異用以易舉方了難窮之經其為方便豈不大哉台州仙居縣金像寺在五季號聖佛本朝賜額與祖照大師日昭并靈什日平等相與出力莫不眾建殿宇刻摠六十餘間靖康丙午七月乃始造藏度地之善揀二之良刻雕以旃檀深鑿以金漆制作精巧規模宏壯或書寫或印造凡諸佛聖賢所說妙法皆藏于中推而行之有八大德神守而律之有諸天龍鬼衆目瞻仰衆口稱歎一方偉觀無以過此余嘉白

諫省謫官將赴合陽夜宿寺中淳等巧文以託嘗書片紙奇之
既而奔走道路忘其言今年叨卧墳山淳忽來謁且曰楚謫有
去得黃金百不如得李布一諾李將軍猶得此齊梁楚間司諫
忠貫日月誠通神明烏有不實語哉藏既成敢請文焉余不得
辭為書其大縣淳復自言寺少莊產而多僧徒又當通衢往來
衝衝無以贍給為此藏者非有以鎮重精藍流通大教蓋亦欲
積其遺實稍稍辦二時粥供然妙事於大德淳老矣恐一旦奄
忽不能畢其志方且尤之余告之曰古人作事患用心不堅不
患不成矧佛力甚大天神護持每見釋子輩有所興作无不遂
者師其勉哉他日事成未成但使此心与此大藏輪轉不已則
雖一身之亡必有同吾心者續之福利縣縣何時而廢邪紹興
元年十二月日記

廬山重建歸宗禪寺記

王臺先生

卷一百十五

四

廬山不見於禹貢周有匡先生者結廬此山故名匡廬在
彭蠡之北大江西南二江之間周圍二百余里其勝處殆
不可勝紀皆昔賢棲隱之地至晉宋後為浮屠氏所占歸
宗本王羲之宅也咸康九年羲之為江州刺史始置寺以
處梵僧邠連耶舍尊者至唐至曆中僧智常輩律為禪世
号赤眼禪師自為寺至今幾千年寺之屋宇知經幾成壞
矣建炎庚戌遭巨盜火蕩无孑遺自是為荆棘瓦礫之場
更四主僧与其徒十數皆廬於菜圃凡八年紹興戊午今
長老守明始來一見歎曰寺不可不興也乃率其徒勤力
行化作丈室寢堂及僧寮厨庫等未二月徙居之明蜀人
出甲子歲賞以罪出守益昌舟過九江特來見明明曰寺
今興矣法堂比已畢工殿廡三門僧堂香積不日亦成矣
請為我記之賞以謂凡作事者患其无志有志矣患力不
強明可謂有志而強力矣寺之興也固宜然嘗聞淳房氏

之言有為皆幻也其壞也必成其成也必終於壞此生滅法也成壞皆空無足言者如來昔以佛乘因佛子根性分別說三譬如大珍寶欲得之者經歷險道行者疲倦中道而反有一導師化作一城使得休止而所作城湏臾變滅復使之行誘而進之至於佛乘致珍寶處佛說二乘亦復如是今明所建立亦猶導師之化城也佛子遊於斯息於斯莫作住想精進不已超入覺地則亦何患成壞之為幻也哉四月一日眉山王賞記

廬山棲賢寶覺禪院僧堂記

穎濱先生

元符三年余得罪遷高安夏六月過廬山知其勝而不敢留留二日涉其山之陽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石岌業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鉅

六百五

五

石隄為大車輪流轉汹涌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游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峯恠石翔舞於簷上杉松竹箭橫生倒植交構相糾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問於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堂以三數矣明年長老智遷使其徒東遷謁予於高安曰吾僧堂自建始及今六十年矣瓦朽木朽無以待四方之客惠遷能以其勤力新之完壯遂安皆復其舊願為文以誌之余聞之求道者非有飲食衣服居處之求然使飲食得充衣服得完居處得安於茲求道而無外據則其於為道也輕此古之達者所以必因山林築室廬爨畧蔬米以待四方之游者而二遷之所以真力而不懈也夫士居塵垢之中紛紜之變日構於前而中心未始一日忘道而况深山之崖野水之根有堂以居有食以飽是非寵辱不接於心耳而忽焉不省也哉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今夫馳騫乎世故而不聞大道雖勤勞沒齒余知其無以死也苟一日聞道即死無餘事矣故因

二遷之意以告其來者夫豈無人也哉

象耳山重修太平興國禪寺記

共室先生

大雄出現象教流行無一塵不與之借與劫火洞然大千俱壞無一塵不與之借滅一古一今成壞相尋一成一壞興廢更代是皆寔以二耳之學迷於自昧之論屬不知未有天地已有此道道自古以固存而寔未嘗亡也成壞豈乎哉興廢云乎哉大通之崇奉亦專勤矣於道无纖毫之加曹昌之除毀無遺力矣於道无纖毫之損韓文公主盟吾儒著述保道至欲火其書廬其居人其人垂世立教有為而言猶未免拘於成敗之迹而不耶常有之道安得圓機之士而與之共議此理以究其本原者耶象耳山錢鏗故宅因為招提其來遠矣前為初子之所律居後為禪客之所宗唱因革之年代封標之禁約古迹之有先前人識之亦備矣爰自更為十方主者數易叢林權輿故未甚備不

二百十五

六

幸而有一法周者從而隨之自是山門不振者二十年而有一緣覺與果叶力左提右挈頓還舊觀又二十年最後得今住持法念主之輪奐結架金碧絢爛遂與中嵩九頂相甲乙烏呼亦可尚矣客曰此一剎耳得其八剎勃興非其人則委地在河沙世界不啻一塵小小成壞何足指出公方區區然世俗之見而攷廢興之由以廢興之由而發葛藤之論出言愈繁去道愈遠其不見笑於大方之家者幾希予曰是固然矣曷不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客曰唯唯於是書以為記年月日

潼川府牛頭寺羅漢閣記

東山先生

潼川牛頭之崗來自左綿龍尾疊嶺連阜曼延相屬抵府城西崛起如巨牛狀圖經所載以是得名而聖賢之所窟宅則見於大華嚴經可攷不誣於是鍾枕響巖經像攸設為屋千楹而院分為三永福峙其首廣化跨其脊洞明出其左育金碧燦然約映山谷而羅漢閣橫袤千步碧瓦綺疏顯隱於寸楹翠竹間尤

爲殊勝其上設千身羅漢大小各半口貌梵相凜然可畏其所
罕有而善行方便勸道群情應供示現靈響昭著茲乃祈求豐
稔禱禳災沴禱子求名凡百所爲隨願即應蓋其躬受佛勅色
身住世寔爲世間大慈之父無間戎華捷若影響况茲蓋山真
賢攸託哉歲癸酉夏六月大雨霖二江漲溢漂沒城郭居民保
此山獲全者以數萬計而水嚙山麓礎石亂墜閣柱旣傾巨石
所支故不得壞道人法周來住此山寔洪水之後院界管廡寸
田粒粟以爲日暮之儲魚鼓一鳴千鉢雲集周以道行信於邦
人僅能粥飯其衆故於繕修未完也乃者四月既望甘露降於
山顛明日羅漢現於閣下万壁天光下臨縹渺如畫或十或五
挑包荷言牽虎豹龍象往來不絕閱三日而後止遠近覩觀作
禮讚呼得未曾有於是府尹直閣胡公以五千萬錢助修閣費
而壇施輻湊相與推慳破吝競捨所有以供其役未閱月而像
閣頽基得堅好如初閣之修也某適赴調外銓館于是院親見

其事周日請爲我記之某應之曰諾夫名山大川莫非洞天福
地茲山是已智者信之凡夫疑焉以爲最實迫求非聖賢棲隱
之地是大不然昔清辯擲芥投巖待弥勒之下生阿難運神入
隙赴迦葉之結集由是言之色身无礙人自礙耳惟大阿羅漢
結習已盡飛錫躡虛游行變化天宮海藏時或至焉况山石乎
夫以億方阿羅漢而會于一山不爲不足若維摩丈室能容三
萬二千師子之座以一阿羅漢微塵之性而包含大千世界不
爲有餘若楞嚴以大地山河爲性海中之一物是知法身妙用
大包小攝圓融无礙與虚空等釋氏之談於是爲至吾儒至誠
不息而終至於配天地覆載万物若合符節矣何獨於釋氏而
疑之故併書以祛後惑若夫數土木之工記緡粟之用亦細事
爾茲可得而略之紹興二十九年十二月朔何某記

嘉州興化禪院記

西山先生

道其難哉以佛之勝於李也李宮室入山林投身以施餓虎割

肉以飼飛鳥而无所愛况其下者是以用志堅苦之士感功力之勤得未曾有必涕淚悲泣故經曰一切煩惱為如來種然大迦葉一笑而得之何哉其理固也佛不易以語人者唯艱難乃可信愛而後世之弊卒不能免樂空言之鼓吹畏寔行之桎梏至无所畏忌則曰我何心焉在佛氏法中當下无間之獄者長老道全忠信端亮人也其求道甚苦其護戒甚嚴昔居洪雅山中何人殺女子棄其尸於寺圃官收寺家奴為盜必使誣伏全為辨數不置則身言曰殺人者我也奴无罪攝衣就逮其盜恍惚若被駢逐輒自論道全乃出其於死生禍福不動如此作諸難事笑談而成嘉州西山二山匯其下木杳竹个映帶遠近有唐人登臨之遺跡興化院據其上游且廢矣天道全過之漢曰福地不可弃也用數年之功樓居殿室煥若一新或謂道全其安於此乎院既成乃授今長老紹元而去嗚呼賢哉子愚世之孝佛者多失其師之美意若道全亦可觀已它日紹元請於子

文二百五

八

載院之興廢將刻之石會予於道全欲有紀也故書年月日何南邵博記

廣安軍羅漢洞碑

方舟先生

惟皇朝以孝治天下貴人子以及人之親禮也先是故樞密安公處厚乞廣安軍之高寺以為香火墳地詔可賜名慶源報德俾安氏子孫因佛以思孝於其親因親以効忠於其國永永其世之所自以无敢失墜者此羅漢洞之所由以建也洞自宣和迄今守者三傳羅漢法廣權輿之於其始僧圓昭大之於其中惠融又成之於其終皆推祖羅漢以為佛事佛事既感而羅漢之靈感益著蓋三人者定力所孚而安氏子孫孝誠所格也且為佛之說曰万法以一心為本而心之所入有迷有悟迷悟云者猶飲之有醒醉也醉而醒孰若初不醉迷而悟孰若初不迷佛氏立万法於根塵色相之林是初不醉不醒也且鏡木範金鑿堅操塗而喜然前柔肥瘠白黑天人相好無一不具是其板塵

色相中事雖大空茫茫一法未立而天地日月山河草木有形
有質曰復膠膠擾擾與吾一心焉聞是在迷悟也迷悟在我何
預於人一心中主方法隨應而洞中問津者始接迹如祇園雙
樹之集矣按佛未寂時有云十六比丘又有云五百比丘又有
云一千二百五十比丘此則羅漢也自阿難迦葉而下雖藥王
藥上入菩薩道者未有不梯級阿羅漢而漸次果位者吾將以吾
之一心有求於佛未即得而千二百五十大士者又且役役於
吾之夢寐飲食精爽英靈日與吾接如鍾鼓答響如燈火捕影
善惡福業未爽一髮此以心感心法也易之論性盡矣孟子謂
心為盡揚子謂心為神吾儒所求於佛者如是至其所迷悟則
門牆堂室之嚴學者不可以馴致自其盡者神者以及於性佛
於人不遠况羅漢乎隴西李右敬以其法偈而碑之其詞曰
洞天西嶽緲風日雲千二百士自來去執搏虛空了無物觀所感
者如河沙稽首燕坐不動尊千二百士法如是留形不叙佛所
屬沉冥之海一葦杭是故昭顯父子心心出一心幻三昧多多
取辦百千方乃至兆億指五輪丹青金玉龍鳳姿有面不同如
一佛我今觀心四果向凡百有位君子同惟忠惟孝極君親仙
山不磨懋厥世

眉州多悅鎮寶華寺藏經殿記

余華先生

凡道之見於言者非道之正也言愈多而道愈遠聖人蓋憂之
矣曰吾道一以貫之則言雖多而道未嘗不一然指一以為道
可乎佛氏猶恐學者之縛於一也鄭真知之無寄會至理之有
歸即一而非一約不二門闡真覺義是以演說八萬四千法而
曰吾說法四十九年初無一字與人由此觀之聖人之於言有
所不得已而非道之正也故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方
者固於能所者也言而不固於能所雖聖人不能也然則不固
於能所者斯道之正也正者不可以言言也一藏教特假方便
以設喻爾曰如此學者將安所自入耶孔子曰吾有知子哉

無知也如來曰我於阿耨菩提實無所得以孔子之無知如來之無得則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乃至十地僧祇精進三乘功用莫非有漏果也願尚可於聖人不得已之言區區刻舟記劍也哉使學者如孔子以無所知故而知如來以無所得故而得八憲玲瓏六塵清淨則恒河沙界滿於其中所有妙經鼻端一嗅皆我受用而况一截教乎若無始情解纏毫末除雖半句偈緣念和合增上妄業是即名為輪迴生死根本烏庫伊尹以一夫不獲為辜而如來以一衆生未成佛不取涅槃予於是知聖人慈悲願力所以憂後世其不得已而有言又未嘗不一也去年秋予經金多悅鎮鎮之東有寺曰寶華因休行本焉見新所創殿甚巨巋問其工役之自主僧又悟曰悉出於鎮人劉聖草用錢五伯萬有奇當龍雷是夏有歲經于其中予故心善之既歸未幾郡之勝果院僧楊祖乃來請曰劉君亦楊祖檀施也經殿落成矣以楊祖尊聞緒訓於門下敢寅緣巧文爲之記遂書孔子如來不得已而有言之意俾劉君鑿諸石以遺學者庶於無所知故而知無所得故而得則劉君建立之功不爲虛設云殿起於紹興丙辰之正月斷手於庚申之九月其年十月乙巳日眉山程某記

十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二十六
記

寺觀記三

成都府天慶觀道藏記

范忠文公

太史公論道家之言而曰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賡足万物指約而易守事少而功多至於爲史記則以韓非申不害與老子同傳豈非後世多事必於有爲以至於無爲乎班固所志才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二篇而伊尹太公辛申鬻雄管子之書是在焉至隋乃分經戒餌服房中符錄凡四種合二百七十七部千二百一十六卷而不著其目唐有道家類又合以釋氏而得百三十七家七十四部千二百四十卷以著于錄而管子列子法家所謂伊尹太公辛申者皆亡不傳猶鬻雄之書存自明皇後不以著錄者又百五十八家千二十八卷則其溢於漢者千五百八十五卷矣噫老子著書五千言以爲盡天地事物之理後世

一

學者浸廣而其書至於如此其多豈以其事虛元其辭難知必支離而後至於簡易如太史公所謂者乎 宋興祥符天禧中真宗始大崇起其教而玉清昭應宮景靈宮會靈觀皆置使典領又命其徒與諸儒哀其書是正繆訛繕寫以藏於其處而以其餘賜天下宮觀以廣其傳獨劍南道未皇暇焉嘉祐初成都府郫縣道士姚若谷慨然欲盡見其書而莫由得也於是東走於鳳翔府之太清太平宮慶成軍之太寧宮又東至於亳州之太清宮洞霄宮明道宮凡書二千餘卷太清宮者老子所生所謂厲鄉者也有九井有古澮有丹竈於是縱觀焉又覽唐開元及祥符中行幸故處以歸治平元年今天子既即位若谷又與其徒仇宗正鄧自和列言於府曰釋氏書遍滿天下州郡而道家所錄獨散不完願至京師得官本以足其傳於是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尚書戶部侍郎韓公知府事以其狀聞且言蜀之名山秘洞勝景爲多而道家書不完無以奉揚清濁

之風有詔即建隆觀給官本以足其傳凡得若干秩四千五百
卷溢於唐者又千九百二十卷可謂完且備矣若谷宗正自和
且將益其書爲五本藏於成都府之天慶觀郫縣之崇道觀青
城山之丈人觀梓州雒烏縣之洞靈觀綿州之洪德觀使學者
優柔以求其所謂清虛自然之要而至乎其師之道如太史公
所謂者頗不偉欤若谷雒烏人後徙於郫宗正青城人自和綿
州人三人者持操堅正而皆有功於其教者後之人觀其勤勞
而不輕其守則其書之傳爲無窮矣

表忠觀碑

東坡先生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
事自并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妣夫人子孫之墳
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
有涿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
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

二百十六

一

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
孫忠獻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
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
五代相終始天下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
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才遺而吳越地方
千里帶甲十方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
臣節貢獻相望于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甲四時嬉游
歌舞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 皇木受命
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
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醜血爲
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
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且有功于朝廷甚大昔嘗融以河西
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
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其非所以勸獎忠

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為觀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九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僧曰道微者。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藉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天目之山，茗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萬生異人，絕類離群。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為東。殺宍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落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壘。歲時忉休，以燕父老。擘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匪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宥，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昨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推收，愧其後昆。龍山之陽，巋然新宮。匪私于錢，唯以勸忠。

非忠无君，非孝无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筠州聖祖殿記

穎濱先生

維周制天下，邑立右禋祠。而唐礼州祀老子，蓋二祖之德光配天地，充塞海隅。凡有社有民，不可以弗饗。既而庶民祈福，俾雨露之施，无有遠迹。亦以一民之望，便知飲食作息，皆上之賜。粵維我聖祖功緒，永遠肇自皇世，超絕周唐，逾千万年。威神在天，垂德在下。祥符癸丑歲，始詔四方万国，咸建祠宮。立位設像，歲時朝謁。因周唐之故，以教民順筠。故附庸豫章，列為成国。維近匪遠，吏民朴魯，野不達礼。承命不蠲，因仍故宮。即其東廂，以建神位。凡進見之礼，稽首東向。更六十有九年，弗革弗新。元豐三年二月，臣維瞻發命，作守始至。伏謁惕然，不寧既視事，遂以言於朝。度其宮之東，得隙土南北十有二筵，東西九筵。伐木於九峯，逍遙之山。四年八月，始庀工。九月而告成，耽耽其堂，殖殖其庭。神來顧，享民以祇肅。臣輒適以譴來，睹其終始，乃拜手稽

為詩六章章八句刻之祠廷之石詩云

高安在南分自豫章重山複岡魚鳥之鄉俗野不文吏亦怠荒
禮失不知習為舊常於穆聖祖宅神皇極降鑿乎下子孫千億
刊衣玉佩旗纛旌節巍巍煌煌秩祀万国如日在天靡國不臨
筠雖小邦其有不散東廡西嚮誰昔營之民昏不知神以不懷
深山之間野水之濱禮樂齊明孰見孰聞祖廟之嚴臣則存
失而不圖民以罔觀毛侯始來其則有意匪民之愚禮樂實墜
章聞于朝帝曰俞哉弗改弗營何以示民九峯之杉逍遙之栭
易直且脩弗斷而堪新堂有嚴四星在南朝廷之儀万民所祗

大名府天寧万壽觀碑

東平區公

皇帝踐祚之四年昭陽協和之歲九月癸巳辛臣京等建言天
下州軍賜寺額以為天寧万壽既得請越十月朔丁未御史中
丞石豫復請置觀如寺以奏可亦以崇寧万壽為名唯節鎮置
之而已近臣繼請於觀置明離天保二殿明離祠火德天保奉

文二百廿一

二

本命而天保之額上為親書之臣惠卿以留守北京既承命即
遣人詣京師請成節正局觀道士蹇昌辰掌觀事昌辰經圖其
制得府東真武院斥大其故地而更造之三闕前門挾以側堂
大殿中嚴醮壇對峙明離天保額面于東序真室道藏舍設于
西清客舍齋廳間列廊無講堂寢室深遠疏漏以至道侶之所
會集童行之所休息并庖浣沐閑既漫亶莫不備具凡為屋一
百八十有九間惟真武殿臨舊餘皆創足為其經始落成之年
月與寺相先後而吾皇之所以下下羣臣之所以報上典夫此
京之士民間詔而樂施已見於寺碑者茲不復道也臣切以謂
道未始有物而生天生地神鬼神帝日月星斗得之以旋轉者
也孔氏之儒釋氏之佛老氏之道未始不本於此而孔氏經世
藏用而未之嘗言釋氏救生体變而无乎不在唯老氏則絕弃
至智以復於无物則不離於本宗而已是故其祠以三清為主
而上之玉皇大帝紫微皇天天皇南極大帝三十二天帝諸

仙日月星宿六甲十二辰下之地祇嶽瀆三十六洞天七十二
福地莫不成在蓋其所自生與其所以神者於是而有祈焉固
其宜也伏惟 皇帝陛下以天縱之資應帝王之運故聞儒者
祖述憲章致治成法則朝謨之廟堂夕措之天下而不以為難
聞滿者之動容作相揚眉瞬睛一言足以悟人則延序接引而
不以為誕聞老者寶珠如黍萬直之會上無復祖天中之天則
書鏤傳布而不以為疑故羣官請建寺僧傳妙法置觀藏直文
祠火德以崇興運本命以固生元亦皆受之而不辭凡以出於
本宗而知其固有故也然則躬方機之繁豈足以勞吾神極四
海之奉豈足以沮吾志哉且固知惟慈能勇而躬持乎三寶之
全以道法天而成位乎四海之上方且致筋力之治於千載寂
寥之後養松喬之壽於九重變護之中且雖歸老丘園猶與且
暮之遇也昔者皇陶賡虞而舜德元尹吉美周而宣功興且藉
晞慕焉因觀之成作銘以獻其詞曰

域中有物誰能名窈窕真宜含其精為乾育坤陶方形運轉兩
曜騎列星老氏得之以為經其祠主之維三清天帝列真地群
靈乃所自神與其生日子禱君福壽增於茲有祈理所應真人
來應帝王興每聞妙理心已傾中虛萬務莫足櫻養已焉能昏
五情保持三寶唯勇行道參天地位乃成堯南舜北皆此明喬
松不假離穆清襄逢非敢當能銘作此庶幾奉椿齡

吉州三清殿記

劉學士偉明

道家謂天有大羅其上則元都王京山也山延袤九万里七寶
成就有城傳其楹面各二百有四十門羅以寶林綠葉朱實城
中芝英五色蓮徑度十丈嫵然叢生無有彫禪有宮焉是馮宮
臺爰上古下之宮上宮號玉清元始天王所治中宮號上清太上
道君所治下宮号太清太一老君所治三宮始雖若不屬已而
神通才一宮如也然王京天路多至於八十一万而山岳洞室
適相直焉者又八十一萬皆列真君凡大率始終如世入所謂

九九八十一者異時列真朝王京日或三至或再至或三日一
至經行億方直轉瞬吸吸頃耳而在卒不敢望彼其宗仰可到乃
如是况擾擾之下士乎然則殿其屋而不吾苟亦瞻儀所向者
之所自致也吉州天慶觀唐故紫極宮國朝別號均慶祥符初
書有自天頌者直宗皇帝感焉國例錫今額九年冬會天大風
旁舍火妄行而觀之三清殿燭燭隨盡惟是香火不綴七十餘
年於茲矣一日道正金布白諉其徒曰吾人生長休明衣恬食
嬉非衆真焉依尚孰使我有此冠且褐者茲觀殿若像不幸殫
於牲歲一昔不救之煇焰中間尺椽寸瓦不置于霄切雲播為
莽墟殆非吾師所謂元始居協晨靈宮之意也吾知任斯責矣
於是募可興其事者得吳信錢百方以倡其餘未幾雁者走費
恐後其為屋五楹高五十尺且以層櫺曲榀梁以丹黝飾以仙
靈雲氣節華藻并列錢青瑛之浮動而欄楯塔堦逮其數凡且
弗支則一切攻文石為之既而建像十三其中若適至然陰映

輝赫觀者擇肯經始於元豐二年之季春竣事於五年之仲夏
而力不乏用錢合七百万有奇而樂輸者初不候勸也其本末
成就蓋如此先是隆慶禪院沙門利儼者以龍華會締里之嗜
佛人為異時福田利益因取其羨財別建轉輪大藏度用錢二
千萬勸者方走疏四掠而希白亦構殿聞諸豪間人皆難之其
後儼緣事適生員而希白所治宇已轟如幻化矣於是議者謂用
隻力纏纏亦兩緣合發之時營十百萬錢敏若撥芥圖宿發於
七十年之相望而照地金碧纓纓寄諸一唱其為力工拙難易且如
何哉若希白自謂知任斯責可無負矣余友歐陽君通曩與希
白遊且有舊為抵書走洪求余文以識而未暇也而希白比三
請滋却益勤因為之掇其可附者者使鑱諸石且以志吾里人
終易以善起也希白能詩於琴元工其為人號有信義者

輔述之至於無窮而言非多也象而非象則百千萬卷藏之至於不可盡而象非礙也於是吉州天慶觀道士某甲作道經藏成因寶文閣待制李公琮來示字記嘗試以所學訂之空洞之元氣母混成不忘為真不二為精不昧為覺不測為神孰清孰濁孰凡孰聖孰短孰脩孰魔孰正輕極重生上下乃形下騰上降水火傳精故有日月晝夜司明一二成三三微成氣三氣成候三候成節大明終始五六循環日從左運辰以方合周流六十故新相易剛柔交發三才莫體杳邈太空三清所都莫知其先強目曰元莫知其初強目曰始莫知其大強目曰太莫知其頂強目曰上高而無至仰之曰尊宰而無我主之曰君能虛能盈能一能萬化生諸天成就世界中有妙山名曰玉京四方既正八天既分三十二帝分住寶城斗箕角軫井參奎壁魁承岡建五合造運抄臺勿齋與道同流劫運悠曠太少格塞邪氣失元散着群生因其九竅發生情識情流識蔽死轉顛倒因流起

愛蔽愛生憎憎愛交攻前伏後起弃明趨昧積味為陰結陰為幽入幽為鬼神為人形旁為異趣啖食凌暴更相強弱性不得靜命不得延黑氣慘霾辛犯霄極三清化主二天帝君覽觀在下一念興悲自然妙氣絡繹成文靈風鼓奏自成奇聲至慈度厄至仁好生至正摧邪至明破真上列宮曹下設岳洞來真授職列仙分統真機既漏玉字乃出火鍊洞陽筆著空青玉檢金版符錄呪訣教授仙來威制魔群鍊度魂魄役召萬靈太上道三上真道七中真道六下真道四金口所說三師所授瑤函寶笈秘畜天臺寶落人間太倉一糗修真之士集為三洞貪多務得附以異術無無上真名曰洞真幽深淵微名曰洞元靈奇隱顯名曰洞神非真之真泯寂無文非元之元妙體孤存非神之神歟忽無垠子藏其書勞苦經營丁嘉乃志試為子評靜室焚蘭齒扣鼓鳴整肅冠褐臨目注誠諦存三氣映照非身誦持萬過反覆發明無為經肆無為說鈴子有志乎將利人乎人獲

其利可以具愧彼之購書追此完備捐金出力亦既勤至貧子
觀闕遂窮平意一觀而悟一居而脩昔主凌虐所欲可求外乎
六宮內去三壘往來外降保守三城激激三牙烹鼓八瓊高奔
七曜蹤躡九精回紫抱黃把握五行三十九口混合反局雲珉
玉霜聖景芝英可以還淳可以反嬰金童列侍霞車下迎歡歌
飄搖与道合并然則道以書傳書以藏積積其所傳与世為益
益而損之損至於无躬无合无与天為往道藏之利不亦博乎

成都府天寧方壽觀碑

庵峰居士

崇寧二年九月癸巳辛日蔡京等言伏以陛下適追先烈親決
万機分別正邪明信賞罰修飾法度協和万邦上當天心五緯
式序元元之民蒙被休德顧何以稱竊惟天保之雅歸美報上
皆以福祿壽考為言今天寧甫屆巫土傾心巨等伏請建寺天
下賜額崇寧以增裕无疆之福十月丁未御史中丞石稜言切
以道本先名為天地始陛下處无事之事居万物之宗眷等昌

憐天地長久願置觀中外亦以崇寧為名觀作別殿以崇本命
制曰可三年二月壬子敕崇寧觀寺其悉以万壽增之四月癸
亥翰林學士張康國言國家運主火德世膺景貺自陛下建陽
德觀于京師垂象順行人神協慶幸即天下崇寧万壽觀建火
德直君殿揭以明萬稱崇奉意願謨閣待制知河南府范致虛
亦言杭州既請本命殿賜名天保冀以御書刊石均賜墨本許
摹於傍以幸天下詔皆從之五年十二月戊寅改賜天保殿
為景命万年政和元年八月丁酉易崇寧為天寧按觀非節鎮
不聽置成都劍南西川也法應置以故龍圖閣直學士知府事
虞策卜府之西偏嚴真觀廣而新之工未就緒龍圖閣直學士
呂嘉問為策代轉請置昊天觀事聞朝廷至簿問于有司候天
之請罷復以嚴真觀為今觀大觀三年十二月甲戌顯謨閣直
學士知府事梁子野被御前旨以觀僻在城隅湫隘淺東有
民圃与觀相屬可購地益觀賜度牒之空名者凡五十以其直

給地券且資營繕一切費勅子野提舉措置勅內藏庫使權發遣成都府利州兵馬鈐轄高偉專督役事子野任圖會費以聞得畫許可以鳩工於四年三月戊午明年三月巳卯臣承乏府事因田園以工畢上蓋為殿五曰三清曰景命万年曰明離曰九曜曰...若檀若門善扶若庶若堂若樓若殿廳若道院合一...六間以役計工通五萬三千有奇以錢計費纔萬...之雄得易大壯造廷之人端拜而望如翬斯雅...虎紺瓦錯以金翠斷礎鏤甍精緻妙好三清十極元...後偉靜弗厲弗素薦獻名物固不肅潔九屬壬戌之...夕青詞朱表前期而降期至則醮通七晝夕守土之臣於...表簡書銜臣名以導遣旨又率鈐轄轉運提舉常平學事善司官與其屬若僚吏將校之隸于府者羅拜墀下稱萬歲壽又月之初吉朝謁于觀如所頒令夫自矧閣而南成都為大府有之勝地真如嚴真當西漢時君平以下筮隱依

二十二日十六

九

著龜以道...則依于孝與...則依于順與人臣言則依于...言皆老莊指揚雄以謂君平不作苟見不治...其操雖隋和何以加諸觀實君平故弟通...則此斷地得銅壺鼎缶凡九物壺有丹砂鼎有...有二百此復得銅龍一劍十有四觀諸此則...宜其敬殊廷棲之士稽首而誦非長生...因而稱非廷壽益筭則長生保命之秘...實刻辭以昭示万世願不可以界非其人而巨...無法誤恩下逮寵以書撰聞命之始悻恐失措即日直疏...免輒自惟念頃者待罪西掖實代王言又嘗撰...以對延閣河圖文謨兩直學士皆以文字為職今理之...非億下斯年等語正臣子之大願其可以不敏辭於是...稽首而獻言曰臣聞堯觀乎華封華封人曰噫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富多男子後之人臣

懷歸美報上之心者必稽焉天保之雅是也非特天保為然既
醉太平之詩詩通八章其四章曰君子万年而以介爾景福介
爾昭明永錫祚嗣景命有僕繼之至於秦魯諸侯之邦襄之終
南亦曰佩玉將將壽考不忘僖之闕宮亦曰俾爾壽而臧俾爾
壽而富爾惟陛下聰明文思若稽於古廣運其德格于上下內
則九族既睦外則黎民於變巍巍蕩蕩如天如神碩且之愚誠
不足以彰崇壽鴻以對揚天子之休命然官在侍從列十年於
茲儻不能措祝壽之一詞則是弗得尚華封人齒也臣切恥焉
謹撰慶成天寧大壽觀頌十章章十有二句書諸石而繫之其
詞曰

明明天子尊道事天清淨先為以法自然覆之圓清載以博厚
垂我衣裳兩儀民阜終日乾乾象帝之先且拜稽首天子万年
明明天子達孝壽仁則友其兄之德之純惟功之揚惟事之述
於皇熙豐聖志惟一其德如天其澤如泉且拜稽首天子萬年

文二日六

十

明明天子達禮之徵是止冠昏以式九圍昭回之章序茲五禮
貽之方來有室斯啓經矢其傳乃今弗愆且拜稽首天子万年
明明天子度取諸身新我雅樂弗泥古陳旋相為官職以大晟
人神以和叩金石應歌謠在咽協亦管絃且拜稽首天子萬年
明明天子於樂辟雍濟濟多士惟訓之從諸侯泮宮薄采芹藻
聖製孔昭振古是考鄉翠里選今也則然且拜稽首天子万年
明明天子武德有常實壙實敷經理土疆河湟氏羌罔不順內
蠢茲百蠻冠帶惟之鑰其鎧鋌烽臺熄煙且拜稽首天子萬年
明明天子所恤惟刑與殺不辜寧失不經革杖以答法令完具
囹圄屢空幾致刑措紀之簡編肅永厥傳且拜稽首天子萬年
明明天子百志惟熙發政施仁理財止辭周南之風自家刑國
實明御朝以迄于吳權綱是專疇敢弗虔且拜稽首天子萬年
明明天子受命永昌寶玉鎮國鼎金奠萬之靈禾嘉露甘泉醴
泆河湛清五緯循軌諸福之物邈無古先且拜稽首天子萬年

明明天子政莫與隆淵水是懷弗有其功勒文穹碑驅策驚駕
乾坤之容渠可繪畫承平之寔敢著于篇巨拜稽首天子萬年

眉州天慶觀飛輪藏記

去室先生

道家者流其來最遠爰自黃帝氏作至周有老聃得其傳戰國
時列禦寇蒙莊之徒和其說迨秦漢間遂名曰黃老之學其道
以虛無自然為宗以清淨淡泊為事其真以治身其緒余以治
天下中古以來蓋嘗為堯舜周孔之道並行於世而不相戾異
乎所謂浮屠氏之學者也浮屠氏本出西方至漢始入中國霍
去病擊匈奴獲休屠王祭天金人顏師古曰金人即今佛像明
帝夢見金人飛空而下傳教以為西方之聖人遣使於天竺訪
之以歸自是佛法始流傳于時究厥所由其與道家之學本原
不同而途轍各異曷不取道德經五千文攷之其言微其旨遠
其文簡而嚴其義宏以肆殆與六經相表裏非若冰炭枘鑿之
不相入後世學者猥曰佛老佛老云者吁可怪哉今羽衣黃冠

寔黃帝老聃氏之苗裔也尊其道以為徒合其徒以為廬葺其
廬以為藏藏者斯其徒之書者也於是洞真靈寶天書雲篆之
章浪函榮笈金匱石室之秘能經鳥伸餐霞服日之法以至延
真降聖之科燒煉符籙之術諸家異說粲然而陳不勝其多矣
眉山即郡城之北為天慶觀曠雅靚深氣象森嚴葺為十方日
接雲遊之侶獨未有藏經之所而王觀事者鵬敷道始創於大
殿之東敷道廉勤可以取信於人堅忍可以趣辦其事圭積忝
累日益月成金碧工巧間見曾出輪飛機動天旋地轉既建殿
以儲其經旁築道院以肄其業紹興中造始於戊辰之春斷手
於壬申之秋制作壯偉遂甲於西南其官官中都敷道千里以
書來謁曰是殊勝事不可無文以記年月久之未暇也今茲來
治潼又不遠千里重趼而至叩請曰隴石久矣願毋固辭昔孔
子西藏書於周室嘗繙十二經以說老聃聃問其要曰要在仁
義今子藏若千秩之經其言不啻以萬億計敢問其要果安在

耶曰五千文蓋道家之要也曰至哉言矣子蓋歸而求之有求師於是書以為記隆興元年孟夏既望端明殿李士左中大夫知潼川軍府提李李士兼管內勸農使楊某記

上清諸祥宮碑

東坡先生

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詔曰軾上清儲祥宮成當書其書之石曰軾拜首稽首言曰日以書命待罪北門記事之成職也然曰愚不知宮之所以廢興與凡材用之所從出敢昧死請乃命有司具其事以詔曰軾始太宗皇帝以聖文神武佐太祖定天下既即位盡以太祖所賜金帛作上清宮朝陽門之內在興王之功且為五代兵革之餘遺民赤子請命上帝以至道元年正月宮成民不知勞天下頌之至慶曆三年十二月有司不戒于火一夕而燼自是為荆棘瓦礫之場凡三十七年元豐二年二月神宗皇帝始命道士王太初居宮之故地以法籙符水為民澆瘴民趨歸之稍以其力脩復祠宇詔用曰者言以宮之所在為

國家子孫地乃賜名上清儲祥宮自賜度牒與佛廟神祠之遺利為錢一千七百四十七萬又以官田四十頃給之刻玉如漢張道陵所用印及所被服冠佩劍履以賜太初所以寵之者甚備宮未成者十八而太初卒太皇太后聞之喟然歎曰民不可勞也兵不可役也大司徒錢不可發也而先帝之意不可以不成乃敕禁中供奉之物務從約損斥賣珠玉以巨萬計凡所謂以天下養者悉歸之儲祥積會所賜為錢一万七千八百二十八万而宮乃成內出白金六千二百餘兩以為香火瓜華之用召道士劉應真嗣行太初之法命入內供奉官陳衍典領其事起四年之春訖六年之秋為三門兩廡中大殿三旁小殿九鐘經樓二石壇一建齋殿于東以待臨幸築大館于西以居其徒凡七百餘間雄麗靖深為天下偉觀而民不知有司不與焉嗚呼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且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淨无為為宗以虛明應物為用以慈儉不爭為行合於

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
用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
金母之号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一紫微北極之祀
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教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
然臣嘗切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脩其本而
末自應故仁義不施則韶濩之樂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則
射鄉之禮不能以致刑措自漢興蓋公治黃老而曹參師其言
以謂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以此為政天下歌之曰蕭何為法
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其後文景
之治大率依本黃老清心省事薄斂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且
觀上典太皇太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謂至矣檢身以律物故不
怒而威捐利以典民故不藏而富出已以消兵故不戰而勝虛
心以觀世故不察而明虽黃帝老子其何以加此本既立矣則
又惡衣菲食卑宮室陋器用斥其贏餘以成此宮上以終先帝

未究之志下以為子孫无疆之福宮成之日民大和會鼓琴詠
歌嚴闡於天天地喜喜各神祇來格祝史无求福祿自至時万時
億永作神主故曰脩其本而末自應豈不然哉臣既書其事皇
帝若曰大哉太祖之功太宗之德神宗之志而聖母成之汝作
銘詩而朕書其首曰上清儲祥宮碑臣賦拜手稽首而獻銘曰
天之蒼蒼正色非耶其視下也亦若是耶我築上清儲祥之宮
无以來之其肯我從元祐之政媚于上下何脩何營曰是四者
民懷其仁吏服其廉鬼畏其正神典其謙帝既子民維子之視
云何事帝而瘠其子允哲文母以公滅私作宮千柱人初不知
於皇祖宗在帝左右風馬雲車從帝來狩佇閱新宮察民之言
佑我文母及其孝孫孝孫來享左右耆者无競維人以燕我后
多士為祥文母所培我膺受之篤成其材千石之鐘万石之甍
相以銘詩震于四海

上既夢遊帝所親受帝言將興道教政和七年四月乙未詔天下悉立神霄玉清万壽宮鎮江府以龍山龍遊寺改建如詔書越明年館御既嚴像設既新李徒歡趨雲委川至齊聞京師於是上親善殿閣等十名以賜又明年王友儀府畫上曰神霄宮成當書汝友其善之臣謹按圖牒及道藏書金山始為浮玉山言自王京諸峯浮而至者後有即山以居而得全于水涯者因以名焉又父老相傳先唐時嘗以為龍遊觀已而為浮屠氏所有者幾一百年故金華楊氏洞天記曰中国洞天不載於名籍者尚多有之金山其一也蓋其前臨滄海却倚大江獨立无明以天為際風濤朝夕赴其吞吐日月晦明環其左右攬取數州之秀於俯仰之間而下盤魚龍之宮神靈之府蓋宇宙區奧古今勝處也則高真所庭逸士所廬天闕地藏千有餘年一朝歸然為海內琳宮之冠者夫豈无待仰惟皇帝陛下繇神霄玉清之地撫炎精累洽之運凡意所屬天必從之風馬雲車會于明

庭者帝之所眷也瓊章玉宇諄諄而告者帝之所命也笙鏞合奏者帝之所示也方且躬承秘訓具既墜之緒滌源悟本合道德而一之以幸天下其神機所運雖兩儀二氣曾不外吾提挈把握則名山大川東放嶠夷西屬崑崙南極丹淵北運窮髮者特其融結之一矧茲山當吳楚之衝去京師二千里而近在吾願盼之地是宜清光一矚而土木耽耽金碧差差雄視東南典天无極以至山君海王江神川石奔走率職唯恐其後故華榜既揭天宇澄穆鶴翔其空湛符之晨水波不興赤龍自獻世徒咨嗟太息以為瑰奇詭異之觀殊不知天人精稜昭合冲融超出形埤者乃其餘事故巨嘗論之在昔人君崇方士之說望殊庭于騁騙者未嘗不自以為得與神明交也彼不過涉其逕庭味其糟粕區區於巫祝之小伎機祥之末節尔亦何嘗有以神霄帝君之事告之者王於戲盛哉自浩劫以來書契所傳光於變化出應帝王典天為從共造物者為友明道闡教為生民福

者上一人而已何以言之世稱得道而應世者莫盛黃帝然黃帝
遊赤水則遺元珠訪具茨則迷大塊蓋黃帝自區域而企天遊
故納山川於車馬之間而不足上由霄極而持世教故運山川
於几席之上而有餘則臣以為自浩劫以來書契所傳上一人
而已豈虛言哉上敕漕臣詹度總視工事始於政和之七年秋
成於明年之夏凡為殿有三曰長生曰青華曰黃籙為臺二曰
寶華曰榮笈為閣二曰龍游曰經又為鍾樓為泰定庶皆上自
名而書者遂命太素大夫黃澄居之澄學道於茅山五十餘年
流輦推車上以金山為天下神霄第一故首以付澄曰幸得以
薄技侍罪從班適守茲土事成而書臣之職也敢以斐薄為辭
謹拜手稽首而獻文曰

帝膺寶籙臨九壑方靈祇肅來三天真人下執區中權疑旒不
動堪輿旋閔茲流俗劫屢遷鍊形蛻骨惟所先聿興至教窮海
壖美敢齊相立清都連偉哉浮玉當大川地維四絕中巋然世氣

十年

不染環以泉吳峯楚嶠輸風煙天宮地博樓方椽宛如龍漢切
開年帝傳寶籙題其巔神光下燭陽侯泐金符玉簡功用全或
龍龍孺江神度驚濤弭伏雲母鮮回翔縞羽登蜿蜒霞冠巨福
其數千乘先日觀虛皇前坐令下土侍高圓焉知帝力施無邊
下臣作頌鑠君堅不磨要與茲山傳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

黃福清注

藏書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二十一



記 廳壁記 題名附

麟州通判廳壁記

張惠元公

今之通判古之監郡郡政之治助而成之郡政之廢病而重之此足以宣天子之風達窮民之志也我 國家開理八荒列郡五百里德政所被人用胥悅皇威所加罔不震恐故使一儒者鞭制荒外何其壯耶麟州舊壤晉自新秦按秦武王轉徙東民以實此土久用滋富因以名之漢魏胡方之郡唐為勝州之域匈奴綏荒在河一曲党項部族漢民混居長城基前屈野川其右左帶樓煩之境南偏赫連之鄉惟府由茲唇齒相輔開元年中群蕃構逆燕公致討請城麟州所以安餘種也顯德之末劉崇不賓揚侯作藩移壘斯堡所以護并寇也顯德五年移州小通判之職始未嘗設雍熙二年夏六月始某拜命倅蒞是邦其緝兵綏

民禦侮致餉利與守牧相為表裏爰卜安堵以宅厥處取財因舊不奪民力廳事敞開獨首陽位故廳傳也使停息其間又聽聽也欲聽行其教蓋禮之攸屬民之是依得不盛哉於戲君道惟艱難於審賢官道惟艱難於克官民道惟艱難於能安若其廳也帝王之詔令存焉千里之刑政系焉苟職君之務如飢嗜食待君之民如子俟息則明怒中出刑政用清內杜擅權之吏外絕無告之民謂斯廳也宇覆疆內人用休息若忽君之令冠君之政掠民膏腴為妻子謀則志辱於貪重荒於濫既厚編櫝之責亦速覆舟之外謂是廳也醜甚屠肆其何遊焉賢行難著仁心易臆敢錢廳壁取為政規後之君子勿為吾也時皇宋雍熙二年八月日記

婺州永康縣題名記

顏待制

永康自復十代載從祖思謙為其公後三百餘年始復來其間必氏自五代而上不可攷而續宋始有天下二物猶專於錢氏

故興國以前今以假攝朝廷印錫命官距茲纔二十二年來者二十有六人矣噫永康土方廣三百里民著籍二萬家仁者長之使俗安而化周豈曰志未行乎但今之議縣治者不風教是期而性曰簿案孰整刑政實肅郡部亦儻是而與不之雖然君子豈屈其所學而有愧道之譽乎寧有忘非就而去猶愈僥志而歸名歟盜國之祿而塞民之望罪莫大焉若二十六人者其中或信已之道而外時毀譽致澤下於民或法絆俗躡而厥志未甚申鈞可曰良令所見之跡則存諸田里父老之論提名氏而稽問之則歷歷可詳詳而後思則自皇者或興起而其志由是知復之斯記亦有補於行道也

書院題名記

范文正公

皇宋開天下建太平功揭日月遷注河漢金革塵積絃誦風布乃有睢陽先生贈禮部侍郎戚公同文以賈于丘園教育為樂門弟子由文行而進者自故兵部侍郎許公驥而下凡若干人

之二百廿一

二

先生之嗣故都官郎中維樞密且監士綸並純文浩學世濟其美清德素行貴而能貧祥符中鄉人普氏請以金二百萬建學于先生之廬學士之子殿中丞舜賓時在私庭俾幹其裕故太原奉常博士續時舉賢良始堂其教故清河職方員外郎吉甫以營記以領其綱學士畫一而上真宗皇帝為之嘉歎固可矣奏今端明殿學士戚公侍郎度文其記前參預政事陳公侍郎堯佐題其榜由是風平四方士也如狂望方梁園歸欵魯堂豈南如星絳掖如雲講議乎誣詠思乎文經以明道若太陽之御六合焉文以通理若四時之妙万物焉誠以日至義以日精取學為海則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泮詞為鋒則浮雲我決良玉我切然則文學之器天成不一或醇醪而古或郁郁於時或峻於層雲或深于重淵至于通易之神明得詩之風化洞春秋褒貶之法達禮樂制作之情善言三代之書博涉九流百家之說者蓋互有人焉若夫廊廟其器有憂天下之心進可為卿大

夫者幾人其學能樂古入之道退可為鄉先生者亦不无矣觀夫二十年間相繼登科而魁甲英雄儀羽臺閣蓋翺赫然未見其止宜觀名列以勸方來斯綴者不負國家之樂育不孤師門之禮教不忘朋簪之善道孜孜仁義惟日不足庶幾刊金石而無媿也抑又使天下庠序規此而與濟濟群肆咸底于道則皇家三五之風步武可到威門之光亦無窮已他日門中人絕德至行高尚不仕如睢陽先生者當又附此焉

定州廳壁題名記

韓魏公

郡縣守長有記于廳事之壁前代无謂唐始盛焉當時名儒所述則謂壁記非古也若原地里修物宜陳山川之形勝與風俗之好尚則圖謀存焉其所取者在乎彰善而志惡名氏遷次亦云末也大能推名氏以見善惡謹遷次以尊主命亦春秋之事也雖於古未著而今可廢乎河朔並邊之郡以十數而定宿大兵據戰地故朝廷所寄之重不與他比慶曆八年夏五月始詔

文百廿七

三

魏瀛鎮定四路帥各兼文撫之職定之帥領定保深祁四州廣信安肅順安永寧四軍凡兵民之政悉主之居是任者非得文武兼備之才不可居而誤乃於愚者故臨治以來惕然自勉以思報稱幸時既久吏民軍旅率相信順事日簡得以裨綴錢漏因訪國朝以來為州者之次序將刻石以傳焉而吏曹狂於武事不以圖籍為急壞敗亡缺卒不可究若但取近年可記者書之則又義無所本今故以朝廷更制之始為首尊嘗圖而勸新治也夫已之為政是不固不可以自明必俟後人迹其行事然後善惡詳焉則予與來者既鑿其名氏揭諸聽斷之所朝夕視之思不媿於後人座右之誡也可不慎乎其謹記

白波發運使廳壁記

蔡君謨

唐開元中裴耀卿建言瀕河設倉廩治舟以漕湘衡吳楚淮泗之粟行水數百千里浮鴻溝達河汧渭以食長安用是國富以強其後劉晏修復舊制費益損而力益贍号为材能自天子居

大梁南方之饒萃而不西乃取關中北水以東下而三門白波
河陰咸設官蒞治發運之職其治白波者增使名而重之金部
負外郎陳君既總使職其治凡邦計之所賴貨財百物運買上
下必精思以行之故事無留者因視其所治介於河洛之間南
北有嵩山少室天壇太行群山絕時之美遠近環合登高而觀
之可以娛遊而宴處於是累高以為臺誅榛以為圃植宇聯屬
互作佳致圖誌書記盈溢几案官事且休日出其下彷徨而自
適夫治繁而簡者其中有餘以靜而動者於心無累居處尤劇
之務而未始離乎簡其為心也豈不裕哉

諫院題名記

司馬溫公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
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
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忘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
國家而不為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間相去何
遠哉天禧初真宗詔置諫官六負責以職事慶曆中錢君始書
其名於版某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
其名而議之曰某也詐某也直某也回嗚呼可不懼哉

五百七

四

鄆州使廳題名記

富文忠公

鄆實禹貢兗州之分在漢為國元魏為郡隋為州唐初因隋制
弗改正觀偃革置總管府以休兵也元和用武署天平軍以扞
患也据要處劇控若喉衿治與亂咸不忽其地地夷而負固故
多寇聚其俗饒而右力故多豪傑蔽田墾沃厥物繁夥當時奉
天下郡且少與校建國朝並取隋元和一號州以管民事軍以
行戎政各有攸處不相參焉然自天子去雍洛相汴以都汴無
山河形勝惟西倚武關隱若金城之固北暨狄東漸海夷則曠
然無以為禦獨天平介於二方為巨鎮上可以蔽京師之重下
可以殿方隅之廣比量疇昔益大且難矣台榭與大非賢者
不能守然往時雜用幹率多滯於民事章聖好文咸平後專命

儒者或以材治或以德臨文人相望維之持之景祐丁丑歲直
六月僕射沂公辭相位以資政殿大學士來此未及下車而問
州之利病采知之既已署事百職修舉科防不煩而人易從法
令幾置而人不犯流亡者復盜竊亂賊者逐遠鰥寡孤獨者不
失其養未嘗以法繩吏而拱手亡所規覲亦未嘗督責於民而
倉廩以實於是作類宮募生徒人皆向方士俗一變如大執得
濯如革疾得醫官私融融如無臨制之御典刑之策而庶務自
化不見其迹噴仁矣哉治之至也公常三秉政有茂勳集手邦
家以天下之才撫一郡宜乎木勞民而用人公居多暇裕因偏
考前守治狀與歲與名將圖刊列以永厥譽自國初至改邑浸
遠不究惟官顯為人所傳如中書令石公守信侍中曹公彬駙
馬都尉吳公元辰輩者無幾不足故闕之攷邑甚迹賈叙可述
先是故城迫於鉅野澤地頗卑濕又濟汶間澤水怒溢不禁城
遂湮咸平三年詔徙于東十里從源也今所錄起新城迄茲凡

二百廿一

五

三十六人刻諸石并取授受歲月附于名下得以嗣書所以重
陪京之地光治人之職亦春秋姓譜太史年表之類焉夫名存
則政舉治狀能否有行事在故不書既而命題辭以信於後
時某年某月某日謹記

閩州新井縣廳題名記

蒲左丞

縣令比宰相位不同其所繫同宰相威愛於民不若縣令之速
宰相坐中書是為天子謀慮天下事有不全焉其害即不及於
人天子可否於上百官諍議於庭要其是然後行之令長坐縣
衙施設措置朝行而暮遍語出而民間有一不至百姓不旋踵
被其冤鄉老里胥莫敢抗也縣吏小史莫敢爭也將許於州雖
於轉運使事已老病已成力已不勝矣宰相非其久以公議可
罷縣令不稱職類無大過不滿二年一不夫噫是亦難哉新井縣
自建隆開國例以令治承平既久左番事多綱紀偷墮殿而不
舉天聖中始以京朝官易之岳漸整飾簿書最訟不以向時無

條理然而記錄之不存名号之不彰由天聖迄嘉祐二十年間
傳十人而太子中允黃君至始議刻書其姓名又語其邑人陳
某自始有令來世遠人老多不盡記前天聖而言已失其傳後
天聖而求京朝氏族官品具在皆可刊列予爲吾字之可乎某
曰士大夫嘗欲訪求所謂十人者爵氏雅跡論者以究其施設
措置而且不得其詳今黃君之來以簡章敏示去苛用寬不旌一
箠而賦自集空閭之民安食穩寢不識公人文帖之撓無愁煎
嘆嗟之聲因其安閑又能修舉逸事以載國朝更置之端與諸
公名績之美使君無語某尚當有請於前况有是見屬遂爲之
記云嘉祐二年四月五日記

撫州使驛記

王學士補之

善爲政者急其所急以及其所緩而經理於急緩之際亦各有
方不善爲政者反此若夫教化以導其未順之心衣食以厭其
必得之欲蔽不可留之獄訟郵無所告之老窮簡閱官吏崇其

卷百廿七

亦

善而替其惡此最其所急而不可緩者也至於城池之所以備
稼廩舍之所以興倉庫之所以出納及臺榭廐驛其圃之區
區宜葺而葺宜修而修此差可以緩而不可廢者也故夫用事
於一州者得宏敏周通之君子則將能周旋裁處急當其急緩
當其緩常不繆於序而其間又周旋經理使其利足以掩害其
損足以爲益薄費而厚得近舉而遠存不然得鄙近偷情之世
吏則其裁處多不能當其序而經理又不能適其宜如前之云
云者此後世之通患而誼儒法士所爲發憤而思古也治平二
年四月某日撫州之驛成太守司農少卿錢公某重唐刺史危
全諷之所建也蓋全諷之建當天祐之元年至今忽二百年而
其勢將壞故公始議重之而方是之時公之爲州已踰年矣其
政令已行而吏民順諄歲常有年獄訟清簡公夷然無爲也於
是使四縣之令各致其材而不自憚其煩繼篋篋遂故能以旬
有二丁可成既成則其規摹高廣皆踰於舊而其始又以符檄

其中六楹故使坐其下者宛轉四顧豁然虛曠稱夫臨堂堂千里者之勢其用於事而善如此此真所謂宏敏周通之君子哉噫天下之有撫州而撫州之且有治廳者固无窮而治廳之內太守之迭處而迭去者亦無窮也然則今者之役不有文字之曲折以記於無窮之間則後之人孰知夫為是役者自吾錢公始而為之又適當其序且有方也故其承公之命不敢辭以不能而遂為之記云

直講題名記

劉編脩貢父

自三代以上教學之官為重其在周師氏保氏是也漢世以四科辟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此三公之任師賓之材也其二曰經明行修能任博士溫故而知新可以為明正已而物正可以上修蓋所謂德選者至於文能案章勇足斷定非不才且強矣任為御史三輔縣令非不劇且要矣然而三而後及之焉其重輕先後豈虛言而已哉夫治起捕粗事以趣辦或武夫僣

文二百二十七

七

興文吏一切莫不言材計功者當是時也以謂學校無所用及夫世治隆平既庶而富武漸光所施其謀強圉無所售其力在上者方使百姓興行壯幼孝弟耄期稱道修其育中之誠以應事物俯不媿於人仰不愧於天然後知教學之為達於成德也是故學官之重輕較於世之上下非強有所左右也賤生於無所用貴由於不可得已爾宋有天下百有餘年庠序之教遍于四海而京師太學之盛近古未有朝廷發號施令名臣建議興事未嘗不以為先用是觀之其為太平至治不其然乎漢制博士三科上為尚書其次出為部刺史其下不通政事以又次補諸侯王太傅是故公卿之選由博士外者最多自建隆至今學官之至相將侍從者蓋嘗班馬惜其未嘗記錄無以詔後問於耆舊老人得某甲乙下若干人故為作記刻石具列名氏遷徙歲月不知者蓋闕俾來者得嗣而志之焉

鳳翔府尹廳題名記

世閣先生

道之在天下有爲物已輕而所係已重有爲功甚近而其流及遠者雖情狀事變有所不齊要之百物不廢而已故古之制器者皆取其功名而勒之然後苦良工拙不得欺於後世况乎郡守之寄有地千里當古連帥屬長之任反不得識名金石以傳國人則治民之功制器之不如也元豐四年天子命朝議大夫公來守于岐既踰年矣政成事暇公召其屬佐呂某而諭之曰郡邑官府之有題名舊矣題名之設識名不識事善惡之實難獨信於史筆而思敦之意不可奪於民言乎吾州之治雖有題名而此次差并方將改正而刊諸石而昔人之意未有以名之者子盍爲言之其辭不獲命竊思書經聖人所刪武成溢辭猶未爲君子盡信於史獨傳左氏而失之誣文獨傳韓愈而以諛得罪故孔子作春秋其文則史而已無一詞有所毀譽而義存乎其中逮德下衰至有以雄夸示一時取流俗之觀美推豐碑勸美詞所稱誦功德雖古良臣循吏有所不及然民莫之思也

異時知德者如將有考於題名則指是名也以問諸國人而人思之其政可知矣指是名也以問諸國人而人敦之則無政可知矣人若夫泯泯無傳者雖不足以名其善惡然其人又可知矣又何多言之取哉所謂係已重而其流及遠者是亦春秋之意而已公之爲是邦非特自公也世世有人焉其流風善政所以在民而下朽殆如古之諸侯世德之澤惟公之政莫然及在服作率慶土不爽厥德是以以之當在古之善言獨傳於今者不免誣吏之舊則其雖欲有言又可期於必信乎故不敢以言留系公之美第述公之意爲之記元豐五年春具官汲郡臣某記

晉城縣令題名記

明道先生

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故其善惡皆見於後世自秦羅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其後自非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忍殘殺之極者以酷見其餘則泯然無爲矣非漢唐之有天一告數百年其間郡縣之政可書者亦宜多矣其見書者率才數十

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蓋其惡其與古史之意異矣夫圖治於長久者雖聖智為之且不能倉卒苟簡而就蓋必本之人情而為之立法然後可使去惡而從善則其紀綱條教必審定而後下其民之服循漸漬亦必待久乃淳固而不變今之為吏三歲而代者固已遲之矣使皆知禮義者能自始至即皇皇然圖所設施亦教令未熟民情未孚而吏書已至矣儻後之人所志不同復有其者欲新己之政則盡其法而去之其跡固無窮矣而况因循不職者乎噫以易昔之政而復無以託其傳則且其去皆未幾而善惡無聞焉故欲聞古史之善而不可得則因謂今有題前政之名以為記者尚為近古而斯品一無之乃考之案訪之吏民才得自李君而降二十一人第其歲月之先後而記之俾民觀其名而不忘其政後之人得從而質其是非以為師戒去爾來者請嗣書其父



